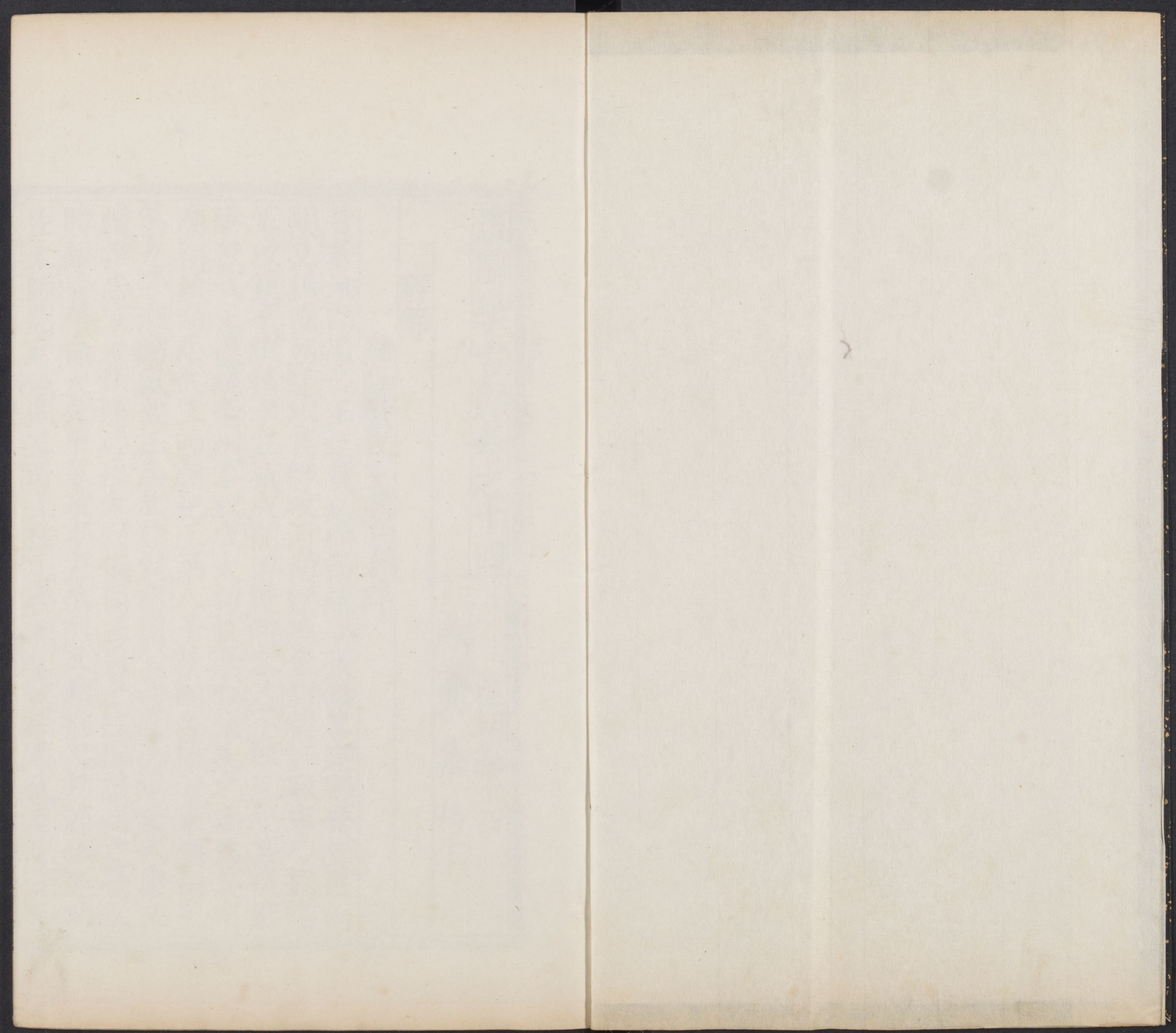


T5390/4450(7)

7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卷十四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義僕各定郡縣震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敵北徙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亳也賜諡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大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臺也
 贈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

集 伯生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藁十四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二年李壇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醜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平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張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
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
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
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第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
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
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
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
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
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
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
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
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
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
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
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
之即日自馳駟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
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
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
出揚子橋都元帥何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
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
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戀反迎刺之應手
殞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
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
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

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圍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最嚴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
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
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第廣王昺南奔
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倖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詢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及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戮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一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壻隘乘高不
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火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
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
若潮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訖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
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懽服聽命時宋人僑居
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連檣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
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
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
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
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
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
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
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
得去聞音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
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
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
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

首者不動舟將拔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今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
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附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敍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林已不以爲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更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上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体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歿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朝君子

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木顛艸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統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住臨殿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上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摩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記災紀橫嶼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鱸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父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馬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焘高浮游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凌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頌我藝黍稷亦有稻杭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筮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執父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喟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遂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俊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謀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二
其居倪々其容字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戮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
安撫使既歸 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
亡 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迂之遷 京師父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備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日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拔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採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鉄冶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為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屋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南勇去庶不及難曰山南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縯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道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二十年二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曠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歿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邗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之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輝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擇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睽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墓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其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父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善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出利被寢席手拋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其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
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
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精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
歎曰爲成書又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醜有聞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
爲此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

部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以表斧形馬鬣
恭回伏子後父食孫相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海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彙十五

碑銘

雍 虞 集 伯生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本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矣丙辰之冬閑中伴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耶既至曰事勢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年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在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獲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請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此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
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
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
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
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
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
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兩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折事令無敢
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
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推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
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
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闕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
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
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倅公獨不赴泊然
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
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
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
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
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第之
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
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父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
弗臧直道若僂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
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々而疾不瘳炎々弗趨寂々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其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勛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嚙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揚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輦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曹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 國亡時已返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單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其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若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二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室藏有作運化衆錯掇拾偏駁欺世之怍文孰爲
雄江漢之東浩々不窮補苴弥縫嘻々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
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旣盡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撥茶山中以爲以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膏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塋至于今久矣昔爲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
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
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
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
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
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
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
高第爲代聞人諸第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
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旣平思與民休
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時習故事者不尚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々深沈敦厚有大山喬
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
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
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
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
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
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第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
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齒莖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
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
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
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
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負外
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入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閔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懇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挾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殘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
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徂安泰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
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
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二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異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二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二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向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摠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麀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敝於世故視神麀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塋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麈之陽溢流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儼、有梓有
杞桓、勸農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鈞以究
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耄有綉瓊纓臨滄以潔軒、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印之
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袁平日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漚南溝之渚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
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累先人歿附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大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印之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二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在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懷款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詰以爲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
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孝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李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孝平先生孺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
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
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高潁間讀書三年而後
歸爲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孝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
平李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儼乎山嶽之蒼々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々用位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公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公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在朝葉十六

碑

雍 虞 集 伯生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而所搆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
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爲丞相
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
至爲折辱宰相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
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而只相御史拜
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
宰相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
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相所受
張弼賕鉅萬二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
御史亦釐眞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

問時宰相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御酒飲者
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相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與聖左 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待罪御史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
子仁孝恐誠 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
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爲 東宮師傳在 太
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群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
蕭拜住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
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父亦竟其
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
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酸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究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聽之
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
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

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鋤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各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之循々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曠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諸
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
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
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
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
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
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
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
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
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
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
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乘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
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
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
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陸啾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
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毋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聞其幾
不驩以呻投巖膠箝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虺獬彼爲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
萬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出曹縣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
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嘗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實問地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實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
為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容傳溥所為行狀蓋達即孛生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問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謚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太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不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蒙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實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頌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孝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朵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統之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冢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責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察其有文以効
職守廼眷高昌悠二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梵宇渠二牢羞膳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二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李士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徙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永
以為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世有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醜則相札者贊之爲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其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大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替府事外若邊賊績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

十人備 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

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監侍御史於是

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其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

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

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

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履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

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

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

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

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
天子
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
忠責孝式彰令聞太河法二有許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叢書十七

雍 虞 集 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廼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
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
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
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二可見矣廼若身受信任委寄之
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著於簡冊則未
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備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此戶者毋得擅啟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躬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啟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為賊黨法當籍其孳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 上與太子其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 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來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卽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感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諫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卽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卽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入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泣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
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卒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孝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惇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與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日福童張氏先坐在四邑鄉坐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
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鬢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飾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曾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眾賢彙興肅々以朝雖々以養一

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慶考文秩々春宮亦諗多聞

時惟曾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賓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宮

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々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々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

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

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

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栢松栢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蒙其賢珮玉垂紳入

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

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殫命太史著文以刻盧

川云二西山峨々山夷川湮兹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

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

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

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事已出入

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

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秀堅里不花

姓賈氏世爲大興人三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
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
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闡喜郡
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
國公夫人李氏贈闡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
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
斫賊艦破其軍已素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
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 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

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
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

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忠
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間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
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
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充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充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憚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勸餼燕享之節賜賚

之數等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級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餽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三世矣 國恩誠其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夫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馳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

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因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 上御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 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十忽里台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閱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一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褒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肝鬲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享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二異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庶事

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私自迹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之請

武皇在邊熊貔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績大統迺有大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勛往咨大師盛饗

於軍大車彭二載酒餞裁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辭三錫逾年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寶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搆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
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旣貴旣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辭示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旣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
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訏謨於其間以賞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
士大夫 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召拜李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
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彘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李而故老漸以漸盡閣
李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爲 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某著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慈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異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異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樓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
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
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
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
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
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
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
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者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
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
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
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
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
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
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
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
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
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
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又速
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
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
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
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二者
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 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復入而奉親榆莢滄籟多士在門有公有卿碩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顛瞻在列孰肅孰文孰為浮夸朝豔夕壤孰為疆梁外肆中隘眾人尤之君子攸嘒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二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 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 勅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 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宫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 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 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顛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迂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爲至一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荅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即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人等從門隙
中覘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子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嚴明日至大都有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序有條成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
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爲氏奎章閣執事監承紇石烈布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逐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 各爲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樵麋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
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
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
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
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改真郡王取中原有
功爲千夫長從口温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
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深
運糧都提堯魯台次即公也公諱觴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
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整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爲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蒸領官府門衛之禁而
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白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
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祿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蛮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
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設禎董
其後功成有白金廐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
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鑿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
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
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坐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年
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

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
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
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

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
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

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顏奉高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子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禹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竟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莫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萬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睦聖子繼明麗天雖二在宮百度是宣相時大僚並俊咸以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額二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莫此京國界二居庸魏二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或煥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
原旁極南際橫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
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
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閒
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跡不入
宮弗貽主憂實爲偉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
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
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衮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
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
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
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古今圖書集成

天
地
人
三
才
之
道
也
夫
人
之
性
也
上
不
可
及
天
下
不
可
及
地
中
也
故
天
有
日
月
星
辰
之
象
地
有
山
川
草木
蟲
魚
之
象
人
有
仁
義
禮
智
之
性
此
三
才
之
所
由
分
也
然
天
之
道
也
無
聲
無
臭
無
形
無
色
無
味
無
質
無
量
無
所
不
至
此
天
道
之
大
也
地
之
道
也
有
形
有
象
有
質
有
量
有
所
不
至
此
地
道
之
大
也
人
之
道
也
有
聲
有
臭
有
形
有
色
有
味
有
質
有
量
有
所
不
至
此
人
道
之
大
也
夫
天
道
無
常
地
道
無
常
人
道
無
常
此
三
才
之
所
由
分
也
然
天
道
之
大
也
地
道
之
大
也
人
道
之
大
也
此
三
才
之
所
由
分
也
夫
天
道
無
常
地
道
無
常
人
道
無
常
此
三
才
之
所
由
分
也

